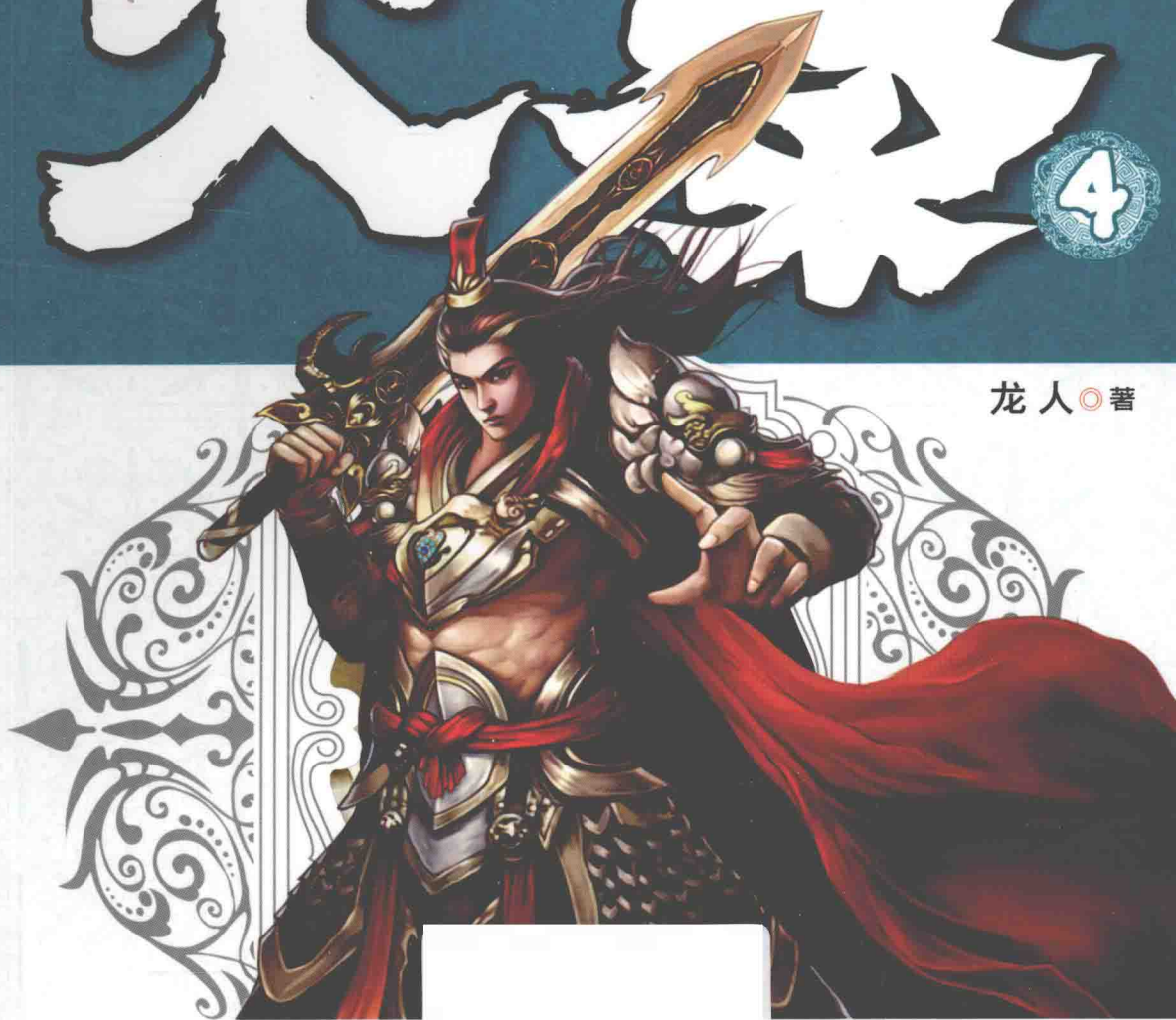


天策

4

龙人◎著



大秦帝国因他而灭，楚汉争霸因他而起
他就是大秦混混少年——纪空手

全球最好看的东方玄幻小说之一
大陆玄幻武侠第一人的成名巨作

南海出版公司

天森

4

龙人◎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灭秦. 4 / 龙人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5

ISBN 978-7-5442-5826-5

I. ①灭…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20917 号

MIE QIN 4

灭秦 4

作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05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826-5

定 价 28.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四十五章	临危不乱	1
第四十六章	封侯拜相	15
第四十七章	御龙神斩	29
第四十八章	精英云集	43
第四十九章	与敌共舞	56
第五十章	夺钟之战	73
第五十一章	忠与不忠	90
第五十二章	王者尊严	104
第五十三章	七日悟道	121
第五十四章	夜郎之行	139
第五十五章	剑仆出世	153
第五十六章	舍刀悟道	162
第五十七章	诡异百变	182
第五十八章	静观其变	191
第五十九章	雷厉风行	209
第六十章	指间乾坤	221
第六十一章	兵临城下	235
第六十二章	刀剑同行	249

第四十五章 临危不乱

赵岳山终于明白，谁若要选择纪空手作为自己的对手，就一刻也不能大意，否则，必会被他所乘。

纪空手显然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十分凶险，一味硬拼，虽然未必就输，但绝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所以他选择了擒贼先擒王的战术。

他所用的擒贼无擒王，却与五音先生所想略有不同，他所选择的这个“王”，不是赵高，而是赵岳山。

赵岳山无疑是这上百名敌人的首领，只有将之制服，才可以用来要挟敌人。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进而直面赵高，退而远出咸阳，主动权就在他与五音先生的手中。

但是要制服赵岳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必须在瞬息间完成整个行动，这就愈发难上加难，不过纪空手却用自己的智慧赢得了绝好的出手时机。

他拔刀，直进，只是一个提聚功力的过程，同时给对方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让赵岳山的气势也相对提至极限，然后他退，以退为引，使得赵岳山的气势冲泻而来，在它将尽未尽之时，这才实施最后的一进，而这一进，双方的气势已变得强弱分明，赵岳山又岂能不落下风？

赵岳山没有任何时间来后悔，面对纪空手宛若惊涛骇浪般的刀势，他唯有硬抗。

这绝不是明智之举，以他现在的功力，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至极限，根本无法与纪空手盈满之势抗衡。但如果赵岳山不想束手待毙，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赵岳山长啸一声，身形如一阵清风般化入一片剑影之中，淡成虚无，在他身

形掠过的空间里，断瓦碎木迸裂而起，如同被一道飓风卷起，变得粗暴而狂野，又像是一张巨兽的大嘴，以迅猛之势扑前，似要吞噬这天地中的一切生命。

距离在此刻已不成为距离，甚至也没有了时间的界限，整个虚空中都被无尽的压力所充斥，欲爆欲裂。

刀，宛如半弦之月，从一个玄奥莫测的角度生起，切入这动荡的虚空，简单而有效，使得这虚空裂出了一道深邃而幽远的洞痕。

“当……”刀锋与剑尖在虚空的中心发生了悍然撞击，两股巨大的气流在撞击中交融爆炸，横生出无数股更强猛的气旋，疯狂蹿动。

赵岳山只觉得胸口遭受了重重一击，气血翻涌间，仿若有无数利刃割肤入体，“蹬蹬蹬……”连退数步之后，突然身形一沉，意欲破瓦入室。

这是最明智的决定，可惜迟了，就在他后退的同时，纪空手的刀锋一指，一股沛然不可御之的剑气从剑身中蹿出，如恶龙般贴伏在瓦面之上，向赵岳山的脚下蹿去。

赵岳山心中的惊骇无与伦比，他的目光所见，是一道惊人的白光闪过瓦面，以白光为界限，黑黝黝的青瓦纷纷向两边而分，激射空中，直追赵岳山的身形而来。

赵岳山只有再次腾空。

但是他的身形再快，也快不过这霸气十足的一刀，纪空手大喝一声，手腕一抖，刀劈八方，在刹那之间封锁了赵岳山的任何去路。

赵岳山还想作最后的反抗，但剑一举起，却听得“哧……”地一响，一缕劲风从纪空手的手指间弹出，正好点在了剑锋之上。

“呼……”赵岳山只觉手臂一麻，只有脱手，剑如无主的风筝，突然坠入了屋瓦下的房中。

“你果然聪明，明知不敌，便弃剑投降，既然如此，我便放你一马！”纪空手轻笑一声，手指微张，突然封住了赵岳山周身的几处大穴，令他手不能动，嘴不能语。

与此同时，五音先生已越过长街，一听纪空手的说话，心领神会，大声道：“赵岳山既已投降，你们难道还想顽抗到底不成？”

他与纪空手一唱一合，反应之快，根本就不容敌人有任何思考的时间。

四周合围的上百名敌众眼见赵岳山与纪空手厮斗一处，还没看得分明，想不到战事便已结束。这时又听得五音先生这般喊叫，倒也难辨真假，一时间竟然没

有人作声，僵立当场。

五音先生与纪空手相视一眼，微微一笑，正要趁此良机起动身形，突出重围，忽听得一阵古筝之音隐隐从西北方向传来，抑扬顿挫间，说不尽的悲凉萧索，仿佛一位落寞的英雄孤身行在夕阳之下，大漠之中，令人心生惆怅，好不伤感，便每一个音律转换之间，已生杀伐之意，令五音先生心中猛吃一惊。

五音先生之所以有此一惊，是因为他本就是一个能将音律融入武道之中的大行家，平生自负绝技无妄咒，便是将杀机暗藏于箫音中，可以杀人于无形。但他此刻听到这筝音，却发现这筝的主人的修为似乎并不在自己之下，虽相距百丈，却犹在耳边一般，让人感受到一股莫名心悸的寒意。

五音先生微一沉吟，哈哈一笑：“赵相既有留客之意，五音岂敢不从命？只是请客用不了这般大的阵仗，还请撤了吧。”

他眼色一递，纪空手已解开赵岳山的穴道，叫声“得罪”，赵岳山走得几步，这才回头狠狠地瞪了纪空手一眼。

随着筝音而来的，是一个人的声音，虽绵软无力，却可及远，听入耳中，倍感清晰：“有先生这一句话，赵高就放心了，无礼之处，还望莫怪。”

他的话一传来，上百名高手各自向后退去，赵岳山微一拱手，道：“请！”

五音先生与纪空手似乎丝毫不惧，在赵岳山的带领下，走过屋瓦，跳入一条隐于竹林的小道，来到了一个小湖之畔。

湖畔无船，却有亭，亭中一人，面对湖面双手抚筝，背影孤削，有一股说不尽的落拓之气。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一代权相赵高，谁曾想到昔日江湖五阀之一，又是大秦权相的赵高，数月不见，竟然变得这副模样？

五音先生与纪空手走入十丈之内，方才止步，突然心有所感，只觉世事难料，眨眼便是物是人非。

筝音依然不断，似有一种似近实远、虚无缥缈的意境，偶有高亢处，可见赵高的心中并不平静。

当两人再近五丈时，“铮……”的一声，古筝传出一声充满杀伐之意的最强音，便戛然而止。

“啪啪……”五音先生拍掌两声，悠然道，“赵相不愧是赵相，身为阀主，又居权相之位，想不到还有闲情弹得这一手好筝，真正让五音有些汗颜了。”

赵高并没有起身相迎，而是身形不动，眼睛望向月光之下的湖面，轻轻一叹：

“其实本相自小学箏，迄今算来，也有数十年了，只是一生周旋于江湖与天下之间，难有闲暇顾及此好，是以并不为世人所知。音兄，平心而论，你说本相的古箏可列音律几品？”

他费尽心机，出动大批高手，请来五音先生与纪空手，自然不会是用来讨论音律的，但五音先生丝毫不以为意，低头想了一想，方道：“赵相是个极聪明的人，似弹箏这般雕虫小技，自是一学就会，一会即精。但乐音一道，不仅讲究音质，最重要的还是意境，以赵相此刻的心情，只怕难有这份雅趣与闲心吧？”

赵高心中一震，微微一叹：“音兄果真是个高人，能听音律而知心意。既然如此，音兄当然也听出了本相箏音中的杀伐之心了？”

五音先生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箏音虽有杀气，可是心中似有太多的无奈，只怕事情难如所愿。”

“的确如此。”赵高缓缓回头，眼芒一寒，直射到纪空手的脸上，道，“我之所以心有杀意，是因这位纪公子。对本相来说，登高厅一役，是本相这一生中最大的败绩，不仅是我个人之败，亦是我入世阁百年之大败，要想再复当年风光，只怕是本相心头的一个奢望了。”

纪空手面对赵高咄咄逼人的目光，怡然不惧，反而微笑道：“原来你是问罪而来。”

赵高摇了摇头，道：“本相无心问罪，也许在此之前，本相确曾动过杀心，可是等到本相静坐于这古亭之中，轻抚古筝，抬头望月，忆起无数往事，不由得蓦然醒悟，其实这一切罪不在人，而在于己，若非本相不能克制贪念，又怎会落到今日下场？”

纪空手脸上闪过一丝诧异之色，与五音先生相视一眼，两人都没有说话。

“本相三岁习武，九岁有成，十八岁入主入世阁，在当时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力排众议，全力襄助始皇登基，灭吕不韦之乱，从而手握权柄，成为江湖上最有权势之人。每每忆起这段往事，想起昔日叱咤风云、纵横天下的英姿，总是让我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暗恨做人何以会老，又何以不能永葆年轻！”赵高并不理会二人的表情，似沉湎于往事的追忆之中，有感而发，“直到今日，本相自省，才发现本相今生最大的错，不在登高厅，而在于废扶苏，立胡亥。若非有胡亥登位，又哪来的登高厅之祸？”

纪空手蓦然想起了月色下的子婴，心中顿生一丝恨意，道：“你能这般想，也算是对了一回，始皇驾崩之后，如果你能拥立扶苏为帝，以扶苏的仁义，又怎会

出现今日这般不可收拾的残局？天下百姓也不会因你这一念之差而饱经战火煎熬，遭尽了罪。”

赵高长叹一声，道：“你错了，以当时的情景，本相又何尝不想立扶苏为帝，但本相那时一心忠于始皇，岂能不遵遗训？”

纪空手与五音先生大吃一惊，无不色变，根本不信这废扶苏、立胡亥之举竟是始皇的遗嘱。

赵高道：“二位试想，扶苏仁义，胡亥暴烈，二人的性情相差何其之远，但这二人之中，是谁的性情更合始皇的心意？”

纪空手犹豫片刻，道：“始皇自小登位，忍九年之苦，终掌权位。随后征战天下，平定六国，一生残暴冷酷，若以性情而论，当然是胡亥更合他的心意。”

“但这并不是始皇要废扶苏、立胡亥的真正原因。”赵高的眼神变得深邃而悠远，脸色十分凝重，“始皇之所以自称始皇，是因为他想要将大秦这份基业传至万世，所以他临终之前，当然要选择一位他认为可以继承大统的人来做皇帝。以当时的天下大势，六国初定，民心未稳，假若立扶苏为帝，他担心‘仁义’二字不足以治理天下，因此才会密诏本相和李斯，要我二人来担负这废太子的骂名。”

赵高的话简直有些惊世骇俗，但五音先生与纪空手都是心智智慧之人，一听之下，却觉得很有道理。因为以始皇的性情，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无疑是他最有可能作出的抉择。

“你们也许会问，何以本相会将这个天大的秘密告之你们？”赵高的话正是五音先生心中想问的，所以他点了点头，赵高继续道，“如果大秦不亡，这个秘密确实不能为外人道也，因为这有可能影响到始皇的英明，可是如今大秦变成这个样子，说与不说已无太大的关系。”

纪空手道：“既然这是始皇密诏，那你既立胡亥，就该尽心辅佐才是，何以会将天下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到了最后，还要阴谋造反，取而代之呢？”

他并不同情暴秦的灭亡，也不同意赵高的两难之境，他只知道，假如那一天不是赵高与胡亥君臣相斗，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取走登龙图。

赵高神情一凝，良久才道：“当本相拥立胡亥之后，方知始皇当日的决定有错。胡亥为人狠辣阴险，却又志大才疏，本相屡献治国良策，都因不合他的心意而废置案头，并且还对本相起了疑心，企图杀之而后快。本相心想，‘这大秦既然要亡，又何必非要亡在项羽、刘邦之手？以本相的能力，难道就治不好这个天下吗？’所以本相便费尽心思，安排了登高厅的宴会，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最终却让

你这个无名小子搅了好事，否则的话，只怕今日的天下已是我的了。”

他狠狠地瞪了纪空手一眼，见其嗤之以鼻，一脸不屑之状，神色顿时一黯，道：“可是到了今日，本相又不得不感谢你当时的搅局。因为从今天的大势来看，大秦覆灭只是迟早的问题，本相又何必为做这数十天的亡国之君而担负千古骂名呢？”

纪空手冷笑一声：“纵算你没有做上这亡国之君，这千古骂名依然会落到你的头上。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为，你既然敢以一己之私冒天下之大不韪，又怎会在乎这身后的骂名？”

赵高的脸色已是铁青一片，缓缓地背过头去，双手抚箏，似要弹奏，却听“铮……”的一声，古箏上的一根弦突然崩断，弹上空中，然后便像一条长了眼睛的毒蛇般弹起，如闪电般射向纪空手。

他这一手用力之巧，恰到好处，拿捏的角度又十分到位，更是突然，是以弦丝弹出，五音先生脸色大惊，想施以援手，已是不及。

但纪空手却没有动，似乎根本就没有看到这惊人的一幕，嘴角上反而生出一丝惬意的微笑。

“噗……”弦丝到了纪空手面门处，突然向下折射而去，弦丝虽细，但弦上所带的劲力却强大无匹，竟然在距纪空手脚下三尺处的地面上轰开一个大洞。

尘土散尽，纪空手的脸色竟然丝毫未变。

五音先生与赵高虽然不动声色，但在心里都有几分诧异，似乎根本没有料到纪空手竟会有这般超人的定力，但五音先生心中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赵高既对纪空手恨之入骨，何以还会手下留情？而纪空手能够临危不乱，莫非他已知晓赵高并无杀他之心？

“啪……啪……”赵高终于站起身来，拍掌道，“年轻人中有这等胆识的，实在不多，纪空手，你果然有种！”

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的敌意，反而多了一丝欣赏之意。

动与静之间，的确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静到极处，寓动于中，动到极处，亦是由静而生。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绝对的动，也没有绝对的静。

但郭岳知道，如果自己的剑打破不了韩信这一剑演绎出来的静态，那么他必将死在这一剑之下。

所以他的这一剑已经将他的潜能提升至极限，无论是速度、角度，还是力道，都达到了他所能企及的程度。

可就在他剑出的同时，他惊奇地看到韩信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丝惋惜之色。

“他何以要摇头？他又在为谁惋惜？”任何人看到韩信的这种表情，都必然会在心里问着自己，郭岳也不例外。

就在郭岳的心神一分为二之时，韩信大喝一声，他的玄阴真气早已可驾驭自如，融入声音中，将声波与音线凝聚成一股无形的气流，犹如带着摆幅的重锤漫入虚空，无孔不入地攻入郭岳的每一个感官。

郭岳的身形滞了一滞，剑在空中出现了一个微不可察的停顿。

这不是他自己希望看到的现象，但却是韩信希望看到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就说明郭岳的心神与剑势同时出现了破绽，在高手相争间，这种破绽往往是致命的。

韩信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绝佳机会，刹那之间，他的人与剑同时从静态转化成至动的状态，身体如一道乍现夜空的闪电疾冲向前，剑幻万道弧迹，以无匹之势重击向郭岳的剑身。

“当……”双剑相交，声如惊雷般扩散出去，充斥着整个营帐，气流狂窜间，将牛皮织成的帐篷拉扯得几不成形。

郭岳只觉气血如沸水翻腾，闷哼一声，整个身形若惊鸟般飞退开去。

剑以轻灵为主，以飘忽的轨迹为辅，才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剑在搏击中的优势与长处，但韩信的剑显然不守这个陈规，反而另辟蹊径，如刀般大砍大伐，竟然以狂猛之势制敌，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

韩信几乎算到了郭岳的每一个行动步骤，他先以表情扰其眼，再以声音扰其耳，耳目一乱，心神自乱，然后由静而动，将出手的速度与角度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无懈可击。一开始便挥剑如刀，大砍大伐，以己气息之悠长，攻敌内力不续之短，展开了如水银泻地般惊人的攻势。

郭岳并不想退，却不得不退，他的气血被韩信传来的剑气几乎震得四散而灭，一时失力间，连手中的长剑也几乎把持不住，企图与韩信抗衡的梦想，就此破灭。

郭岳现在要考虑的已不是胜负的问题，而是生死！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一味沉湎于幻想，终究要面对现实，他此刻就是一个需要面对现实的人。

但韩信就是韩信，在他没有打倒敌人之前，永远不会给敌人任何机会。眼见郭岳就要窜出他剑气纵横的范围，再次发出了惊天大喝，震得营帐内外远近皆闻。

但奇怪的是，他的吼声一出，人却未退，只是看着郭岳一步步地与自己拉开距离。

七尺、一丈五、三丈……

帐内的许多人都是搏击高手，也是搏杀多年、经验丰富的战将，他们心中疑惑顿生，似乎不明白韩信为何不趁胜追击。如此有悖搏击的原理，难道是因为韩信根本就是野战出身，缺乏这样犀锐的目力？

但在项羽与刘邦这两位当世大高手的脸上，却露出了一丝难以置信的表情，似乎已经识破了韩信如此做的玄机。

三丈八寸，不多一分，不少一分。

韩信的剑宛如一道匹练般从虚空的深处蓦然杀出！

疯狂之剑，已如高山滚石般，形成了势不可当的攻势，其势之烈，便是百年不遇的洪流亦不敢与之争锋。

此剑一出，郭岳便知道自己完了。

这一战完了，他的人也完了。

因为这三丈八寸正是韩信攻出这一剑的最佳距离，唯有在这个距离，他这一剑才可以完全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虚空中只有剑，已不见人，韩信的人似乎化入这烈如狂飙的剑势之中，以己之心，以己之血，助长了这一剑如烈焰般的杀气。

郭岳的脸如罩上了一层秋霜般凝重，就在韩信出剑的刹那，他也大喝了一声，浑身的劲力蓦然从掌心中爆发，迎向了那虚空中暴烈的剑锋！

他已无路可退，唯有硬拼一途，因为韩信若惊涛般的剑气笼罩了方圆数丈之地，他已欲逃不能。

韩信的身形升到最高点时，长啸一声，剑锋幻化成万千寒芒，借势俯冲而下。剑本轻灵，但在这一刹那间，这剑如山岳凝重，更带山崩之烈，以沛然不可御之势霸杀八方。

“轰……”巨响爆出，气浪狂卷，牛皮帐篷再也承受不了这巨力的撕扯，爆裂开来。

人影在气旋飞甍中乍合又分。

韩信昂然不动，长剑在手，遥指丈许开外的郭岳，淡淡一笑：“你输了。”

郭岳的剑已落地，人已半跪地上，脸上露出一片茫然之色，道：“我输了？”

他似乎还不明白韩信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他不相信自己会输，而且竟是输

得如此之惨。但陡然之间，他发现自己的意识正一点一点地离体而去，瞳孔在不断的抽搐中逐渐放大……

场上众人无不骇然，就在郭岳倒下的那一刹那，他的眼、耳、口、鼻同时涌出股股鲜血，仿若泉涌一般。

这的确是一场生死之战，败的人唯有死，所以郭岳也不会例外。

大帐之内一片寂然，每一个人都将目光投向了立在场中的韩信，然后才缓缓地转向默然不语的项羽。

项羽的脸上毫无表情，谁也看不出他是喜是悲，但他的心里却涌出了太多复杂的情感。

郭岳的死的确让他感到了悲伤，但那只是一刹那的事情，他很快将兴趣放在了韩信的身上，因为他突然发觉，一个韩信，也许比三个郭岳更管用，如果能将韩信收为己用，那么郭岳的死也算物有所值了。

他之所以有这个想法，得归于韩信表现出来的惊人实力，虽然他对刘邦已经不再怀疑，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刘邦本就是一头下山的猛虎，若是再让他得到韩信这样的翅膀，那么刘邦就始终会是他项羽的心头大患。与其如此，倒不如对韩信施以恩惠，让他为自己效命。

他为自己的这个想法而得意，轻咳一声，却见韩信俯身行礼道：“韩信该死，竟然杀了大将军座下的将领，请大将军赐罪！”

项羽见韩信给足自己的面子，处事有度有节，心里着实满意，挥手道：“你何罪之有？这既是双方约定的生死局，死的也就死了，胜的人我还要大大地奖赏，怎会怪罪于你？”

“多谢大将军不罪之恩。”韩信站将起来，不经意间看了项羽一眼。

项羽微笑道：“你能杀得了郭岳，可见剑法非常高明，这也印证了你的确有能力刺杀卫三公子。不过，我有一事不明，还想请教，不知你愿意答否？”

他一向对属下十分严厉，此刻却能对韩信这般和颜悦色，顿时让帐内众将领心生诧异，刘邦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窃喜，颇为为自己安排的这一出戏感到得意。

昨夜他从卓小圆的营帐出来，天色微明，经过了一夜的旖旎，他的心情并不为此而感到有一点轻松，反而愈发显得沉重起来，暗暗地问着自己：“为了争霸天下，我不仅失去了自己最敬重的父亲，而且还要失去自己心爱的女人，我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前的付出是否值得，他只知道，自从他懂事以来，就没有享受过正常人的生活，而是按照一种残酷而严谨的特殊方式来锻炼自己的意志与性格。自他从卫三公子的嘴中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那一天起，他就明白，他不是一个寻常之人，自他降临到这个人世，他的身上就注定了要担负起一种责任：带领问天楼属众去完成父辈多年未遂的复国大业！

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还是一种人性最大的悲哀？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他只知道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必须去完成它，否则他无法向卫国的列祖列宗交代。

既然失去的已经失去，他心中所想的，当然是要以失去的代价换取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当务之急，是必须取得项羽的信任，同时他的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除了他自己之外，在这争霸天下的行列中，必须还要存在一支他可以信任的力量。因为以项羽现在的实力，他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就算得到了登龙图里的一切，以及再给他三四年的时间，也殊无胜算。

这个计划的每一个步骤都经过他的再三考虑，甚至连项羽的性格也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列，但是最大的难点，是要找到一个可以实现这个计划的人。

这个人既要有超人的智慧，过人的武功，超强的忍耐力，还必须是要刘邦完全信得过的人。不仅如此，此人还不能是他现在军营中的人士，或是问天楼的精英，有了这几项限制的条件，刘邦连自己也不敢相信能找到这样的人选。

不知不觉中，他已来到了宿营地之外的一座小山丘上，当他放目四顾时，却看到在数十丈远的一棵大树下伫立着一个孤独的人影，久久未动，似乎已站立了很久很久。

“韩信？”刘邦的心神忽然一跳，整个人顿时来了精神，千寻万寻之下，这个人选不是就站在自己的眼前吗？

但是刘邦惊喜之下，还是有两点顾忌，第一是韩信的忠诚问题。他既不是自己的人，也不是问天楼旧有的家臣，虽与自己有结义之情，但他同样也背叛了他自己最好的兄弟与朋友。不过刘邦听说过韩信对凤影的痴情，假如以凤影的感情来控制韩信，韩信自然不会轻易背叛自己。这难就难在第二点上，韩信的剑法乃是学自冥雪宗的流星剑式，以项羽这种大行家的目力，自然没有识不破的道理。

这样一来，项羽就不会去相信一个来自问天楼的人，因为谁都知道问天楼与冥雪宗之间的关系。

刘邦边走边想，终于站到韩信身后的十丈之内，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这十丈范围的空间里一片肃寒，阴冷刺骨，仿佛进入了隆冬时节的冰川之中。

他的心里蓦生警兆，再往前看，韩信竟然消失不见了。

这让刘邦感到了一丝诧异，以他此刻的功力，也许还与卫三公子有一定差距，但放眼天下，能超过他的人已经不多，韩信竟然能在他的眼皮底下消失，这好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就在刘邦还在惊奇之时，一股形如实物的强大杀气从身后一丛乱草中扑来，其势之烈，不容刘邦有任何的犹豫，只能疾速向前。

他的身形很快，刹那间向前推移了超过五十丈的距离，与此同时，他的剑已然在手。

他不明白韩信何以要袭杀自己，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现在唯一可以自保的方式就是出剑！

“呼……呼……”他的剑如一道道诡异莫测的幻痕杀出，迅速封锁了自己身后数丈的空间，虽然韩信的剑势很猛，但他绝不敢对自己的剑气置之不理。

但让刘邦感到惊异的是，就在他出手的一瞬间，他忽然发现自己身后的压力骤减，剑锋所向，刺入的是一片虚无的空间。

“沛公的剑法果真高明，若非亲见，实难让韩信相信。”韩信人站在十丈开外，剑已入鞘，悠然道。

刘邦似乎并不为这突发的事件感到着恼，而是平静地道：“彼此彼此，你我兄弟间又何必相互吹捧呢？”

“你难道不想知道我何以要动手？”这一次轮到韩信感到诧异了。

刘邦似乎想到了什么，肃然道：“莫非你昨夜在这里站了一夜？”他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他看到了韩信身上染满霜雾的衣衫。

韩信点了点头，道：“我身上的玄阴真气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之后，每到无月无星之夜，便有盈满之感，只能躲在这荒原之上静心调息，加以疏导。谁想到了昨夜，这盈满之感更甚，几有将我全身经脉挤爆之虞。”

“是吗？”刘邦的眼睛一亮，“这乃是真气提聚之兆，只要过了此关，从此之后，若是单论内力，你至少可以排名天下前十名之列！”

韩信大喜道：“原来如此。怪不得我昏死之后醒来，只觉得体内气息似有若

无，恍如无物，可是意念一动，这真气便可随心而生，源源不断而来。适才听得背后有人走动，我一时好奇，才想一试，谁知却遇上的是你，真是不好意思。”

刘邦浑身一震，心中惊叫：“莫非这就是天意？否则何以时间上这般凑巧？”他脸上喜气洋洋，心中偌大的一个难题竟然迎刃而解，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不再犹豫，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听得韩信目瞪口呆，如坠梦中。因为刘邦这个计划完全是针对项羽的心理来订的，一环紧扣一环，不容有一点的闪失，就连韩信这等心智奇高之人，也为之惊叹，同时亦为其中所冒的巨大风险而担忧。

“本公相信你一定能行，只要此计可成，这天下早晚便是你我的。”刘邦深深地凝视着他的眼眸，目光中充满了期待与自信。

“可要是万一失手了呢？”韩信似有底气不足。

“没有万一，这就是一场豪赌，我们的筹码就是我们自己今后的命运，包括我们的生命！”刘邦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

其实就在赵高出手的刹那，纪空手的心里也“咯噔”了一下，但是他最终还是相信了自己的判断。

当纪空手随着赵岳山来到小湖边时，他就对周边的环境作了细致的观察，直到他确认百丈之内再无人迹时，他已知赵高相约他们而来，绝无敌意。

所以他相信赵高的出手只是出于一种好奇，更是想看看自己的狼狈相，毕竟自己曾经将他戏弄于股掌之间，他岂能没有报复心理？

听得赵高发自内心的夸赞，纪空手微微一笑，道：“这并非是我有过人的胆识，而是我深知，堂堂入世阁阁主亲自出手，岂是我这等江湖小子能够抵挡得了的？与其如此，倒不如潇洒一些，任你宰割罢了。”

赵高摇了摇头，道：“你太谦虚了，你既知本相乃入世阁阁主，眼力自然不差。本相这一生之中，能够入得法眼之人，只有你和韩信。”这两人无疑都是造成他登高厅失手的罪魁祸首，能得他如此评点，不由得让纪空手大出意料之外。

五音先生心中一直有桩心事，此刻听到赵高如此推崇韩信，陡然一惊，心知以赵高的眼力亦是如此看法，这就更加证实了他心中的一些想法。

“赵相何以提及韩信？此子虽然亦有玄铁龟之奇遇，只怕武功未必就能跻身超一流的行列。”五音先生故意说道。

赵高深深地看了五音先生一眼，道：“本相与音兄的看法似乎有点相悖。如果从短期来看，这韩信从天资与悟性上的确与纪空手有些差距，但从长远看，此子

对权势富贵有一种近乎痴狂般的执迷，这也就造成了他可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性格，从不对自己需要的东西轻言放弃。有此韧性，已经足可弥补他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假以时日，其成就应该不在纪空手之下。”

五音先生道：“赵相所言，是否有所针对？”

赵高道：“这虽然是指他在武道方面的成就，但若是他得到机会，纵是争霸天下亦不足为奇，本相与他有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相信自己绝不会看错。”

“机会？”五音先生怔了一怔，心道，“韩信此时人在刘邦军中，既非刘邦嫡系，又因深知刘邦造神的底细而遭忌，能够不死已是奇迹，他又从何而来的机会？”

可惜五音先生虽然神机妙算，却终究不是神仙，假若让他得知了鸿门宴上发生的一切，他只怕会长叹一声：“天意如此，绝非人力可以左右得了的。”

他在这一边沉思不已，纪空手显然已经耐不住心中的好奇，拱手问道：“赵相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找上我们，只怕不是闲谈几句这么简单吧？”

“聪明。”赵高夸赞一声，“凭本相对音兄的了解，算到了你们就会在这几日内前来咸阳，所以就事先有所布置，这才请得二位。实不相瞒，本相此次的确有要事相托。”

他此言一出，让纪空手大吃一惊，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与赵高都是敌对的关系，绝非朋友，赵高怎会将事托付给他们？再说凭赵高的身份与地位，纵然失势，亦不至于落魄到这个地步，他说的要事又是指什么呢？

赵高将纪空手的表情尽收眼底，沉吟半晌方才叹道：“本相若非情不得已，也不想麻烦二位，只是思虑再三，觉得你我虽无交情，但是你们的性情为人却是本相最为信赖的，是以此事唯有相求二位，方可了却本相心中的最后一块病痛。”

他说起这句话时，整个人仿佛苍老了许多，在他的眼眸之中，不仅有悲凉，有倦意，更有一种无奈。当纪空手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时，禁不住在心里问着自己：“这个可怜的老人，难道就是自己数月之前看到的那个权倾一时、位极人臣的大秦权相吗？”

赵高的眼中似有一股深深的悲凉，缓缓而道：“我已老了，人老之后，就承受不起失败的打击。自登高厅一役后，我大秦将亡，人世阁亦是元气大伤，要想从头再来，实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张盈之死，总算让我看破了名利权势，对江湖上的恩恩怨怨，也再不放在眼中，所以这次二位若能答应我的托付，我便孤身一人，归隐山林，从此再不踏足江湖半步。”